

我们沉睡在清晨

——有关珍珠港的未告诉过人的故事

·上册·〔美〕高尔登·普郎格著 张金碚 张晓生等译

长征出版社

我们沉睡 在清晨

——有关珍珠港的
未告诉过人的
故事

·上册·

长征出版社



我们沉睡 在清晨

——有关珍珠港的
未告过人的
故事

· 下 册 ·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裕堂

封面设计:王 宇

我们沉睡在清晨

[美]高尔登·普朗格著

张金砣 张晓生等译

出版:长征出版社(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印刷:卫生出版社胶印厂

850×1168毫米 32开 28.5印张 713千字

1990年10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500

ISBN 7-80015-118-2/E·17 定价:(上下册)13.55元

中译本序言

1981年,美国 MCGRAW—HILLBOOK 公司出版高尔登·普朗格所著《我们沉睡在清晨——有关珍珠港的未告诉过人的故事》一书,以其无与伦比的研究规模和他难以企及的权威性,既从美国又从日本的观点审视珍珠港事件,获得了巨大成功。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广泛瞩目,以至使得在太平洋战争特别是珍珠港事件上历来众说纷纭的美国军事历史学界,异口同声地称赞“这是一部真正非凡的史诗”,认为“比此书更真实更有吸引力的有关珍珠港事件的论述,似乎不会再有了”。

此书之所以如此为人称道,与作者不寻常的在陆军、海军和学术领域的背景经历有关。高尔登·普朗格于1910年7月16日出生于美国衣阿华州的波美洛依,曾在衣阿华大学和柏林大学受到教育,并取得博士学位。从1937年起,他在马里兰大学任讲师、教授,已成为一位海洋战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海军预备役军官服役。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后,为了研究太平洋战史,搜集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他又以平民雇员的身分加入麦克阿瑟设在东京的盟军总司令部,先后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和军事历史处代理处长。1951年7月回到美国,继续在马里兰大学执教,直至1980年5月去世。多年以来,他坚持把研究太平洋战史的重点集中到作为开战导火索的珍珠港事件上,从政略、战略两方面进行了研究。据说他曾把当时参加过这一奇袭行动还活着的所有能找到的日本官兵,从全国各地找来问话,请他们说明当时的情况。他的提问常常涉及到细小的问题,而且不知疲倦地反复询问。另外,他还以盟军

总司令部的权力,利用战时截获的日本外务省来往电报和缴获的许多其它文件,进行了调查。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他终于发现了大量新证据,使自己的研究得到重大启示。尤为可贵的是,他是在以相当客观公正的态度,向人们娓娓叙述和冷静剖析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出其不意——珍珠港事件这一历史陈迹。他承认日本确实打了一场漂亮的奇袭战,由衷地称赞珍珠港事件的策划者们“个个都是思想家”,对日本人的硬骨头精神和执着性格更是深表钦佩。而对美国方面,则毫不犹豫地指出,正是由于美国当局的失策才遭到日本的打击,美国人捶胸顿足地悔恨此事,恰恰应该从这里去进行反省。总之,在珍珠港事件上种种幼稚可笑的风潮似的认识,有许多都被《我们沉睡在清晨——有关珍珠港的未告诉过人的故事》荡涤得无地自容。此书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也由此得以确立。

近半个世纪前发生的珍珠港事件,留下了大量耐人寻味的问题。直到我们译介此书的时候,据《参考消息》报道,世界上还有人在议论这件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是战争动机问题。就是说,罗斯福总统事先是否真的知道日本要袭击珍珠港?还是根本不知道而由日军单方面挑起的?如果说罗斯福总统及其统帅机构事先知道了日本要袭击珍珠港,为什么没有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和夏威夷防守司令发出警告?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及其它许多困扰人头脑的热点问题,读一读高尔登·普朗格用37年时间写成的这部书,大概都可以得到令人满意或比较满意的答案。

珍珠港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转折点,由此揭开了日美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论述这次事件的这样一部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学术巨著,理应引起日本方面的高度重视。然而,我们托日本朋友在日本多方寻找,甚至到日本国会图书馆去查询,所得到的答复是日本迄今尚未有这部书的译本。这么说来,这部虽然粗糙但还好读的中译本,竟是原著的第一部外文译本了。我们为此感到高兴。

而我们之所以不惮劳苦和水平有限,决定向中国读者译介此书,乃是深感这一历史事件的内幕需要为国人知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中应当汲取这样一个教训:意外事件能够发生,而且来得突然。

此书译介过程中,蒙何湘初、邓湘田、王显臣、刘效礼、刘文彦、钱菊瑛等同志热情相助,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谨表谢意。

张晓生

1990年1月16日校毕

目 次

中译本序言	张晓生
-------------	-----

第一部 序幕

第一章 太平洋的癌	(3)
第二章 在月光之夜,还是在清晨	(10)
第三章 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21)
第四章 这些谣言不可信	(36)
第五章 你伤了总统的感情	(45)
第六章 那就必须承担责任	(60)
第七章 我们首要关心的是保卫舰队	(68)
第八章 间谍的温床	(85)
第九章 处于有点困境之中	(94)
第十章 最有可能的和最危险的进攻方式	(105)
第十一章 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使用空中力量	(114)
第十二章 实力和潜力	(125)
第十三章 谨慎的赞同	(134)
第十四章 世界最强的堡垒	(143)
第十五章 大西洋上的危机	(150)
第十六章 死神的亲吻	(160)
第十七章 日本的外交政策不会变	(168)
第十八章 似乎他超出了受惩罚	(175)
第十九章 我们要的是干将	(187)

第二十章	一大堆潜在的炸药·····	(197)
第二十一章	一条狡猾的装睡的龙·····	(206)
第二十二章	在准确性上有预见·····	(217)
第二十三章	目前的态度和计划·····	(227)
第二十四章	一种很强的战斗精神·····	(234)
第二十五章	决心开战·····	(242)
第二十六章	缘何世上起风波·····	(248)
第二十七章	一次认真的研究·····	(256)
第二十八章	图上演习·····	(264)
第二十九章	时间已经不多了·····	(274)
第三十章	但是,太平洋怎么办·····	(282)
第三十一章	重大的和不祥的变化·····	(293)
第三十二章	不管代价多大·····	(305)
第三十三章	现在已升起了云层·····	(313)
第三十四章	力量、目的和计划·····	(324)
第三十五章	珍珠港将被攻击·····	(331)
第三十六章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339)
第三十七章	和联合舰队结成一体·····	(349)

第二部 行动

第三十八章	外人·····	(363)
第三十九章	兵不厌诈·····	(370)
第四十章	在上天手中·····	(379)
第四十一章	战争准备就绪·····	(387)
第四十二章	摇铃和击鼓·····	(396)
第四十三章	一定成功·····	(406)
第四十四章	一触即发·····	(419)
第四十五章	一切将会自动发生·····	(434)

第四十六章	无论在何处找到·····	(444)
第四十七章	把敌人劈成两半·····	(452)
第四十八章	与任何军舰匹敌·····	(460)
第四十九章	那是活动扳手·····	(469)
第五十章	应视为战争警告·····	(477)
第五十一章	我们的外交官只好作牺牲品·····	(492)
第五十二章	空白海区·····	(500)
第五十三章	荣耀国门,还是被世人忘却·····	(510)
第五十四章	我们都很不安·····	(520)
第五十五章	显然是战争的前兆·····	(529)
第五十六章	风中的另一棵稻草·····	(538)
第五十七章	火药桶上·····	(551)
第五十八章	这意味着战争·····	(564)
第五十九章	日本人在耍花招·····	(575)
第六十章	十万火急·····	(588)
第六十一章	虎!虎!虎·····	(595)
第六十二章	拉响战斗警报·····	(602)
第六十三章	他们在熟睡中被人袭击·····	(616)
第六十四章	啊,帝国海军多么强大·····	(631)
第六十五章	一生中难得的机会·····	(649)

第三部 余波

第六十六章	的确是个刺激·····	(665)
第六十七章	我们的国旗仍在那里飘扬·····	(675)
第六十八章	山上的云彩·····	(691)
第六十九章	毫无准备·····	(701)
第七十章	渎职·····	(715)
第七十一章	一场灾难的灰烬·····	(731)

第七十二章	应该采取些措施.....	(742)
第七十三章	全面公正的披露.....	(754)
第七十四章	我们要做一件工作.....	(770)
第七十五章	判断失误.....	(787)
第七十六章	我们需要真理.....	(804)
第七十七章	党派之争.....	(820)
第七十八章	证据在汇集.....	(834)
第七十九章	一次战斗机会.....	(850)
第八十章	责任在谁.....	(866)
第八十一章	历史的裁决.....	(883)

第一部

序 幕

第一章 太平洋的癌

1941年元旦那天远在太阳升起之前,日本裕仁天皇就起床开始了纪念日本帝国建立2600周年的宗教活动。毫无疑问,他在为了他的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和谐而祈祷。因为这个温和的爱好和平的人,亲自为他的朝代选择了一个意味“文明与和平”的词——昭和——作为年号。

但是,日本的领导者们却在新年贺词中预言战争与动乱。老资格的记者德富宗步警告人们面临风暴:“谁也不能否认太平洋上海浪之高……现在已到了日本人下定决心去抵制任何阻挡他们国家前进的人的时候了……”

是谁挡了日本的路?所有的日本人都不会怀疑,日美关系有许多问题需要改善。日本正在始于1895年的扩张航船上满帆前进,驾着征服之风,于1937年侵入华北。虽然它竭力想要解决被委婉地称之为支那事件的问题,但仍陷入一个漩涡之中,而这个漩涡正在吸入其成千上万的青年、成千上万吨的军事装备以及成百万的日元,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不由自主地越来越深地进入那片被蹂躏的土地。因而,这尚未解决的支那问题,成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困扰。

日本于1939年转而南进。2月10日,它进占了海南岛。同年3月,日本宣布了对斯普拉特利斯(中国的南沙群岛——译者著)的主权。那是一片座落在西贡、北婆罗洲、马尼拉和新加坡之间美丽航道上的珊瑚礁群岛,能为飞机和小型舰只提供潜在的理想的基地。

1940年法国失陷，日本在法属北印度支那部署了部队，这是其进一步南进的跳板。受到希特勒军事扩张成就的眩惑，它与德、意协手，于1940年9月27日签定了三国条约。该条约规定：“当一个签约国受到当时尚未卷入欧战或中日冲突的某一强国的进攻时，三方同意以全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支持。”由于当时除了美国和苏联之外——德国与后者签有互不侵犯条约——没有哪个大国没有卷入战争，三国条约的矛头所指是显而易见的。

1941年是决定性的蛇年。日本进一步向东南亚(马来亚、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扩张的决心已下，日本人自信为了打破真正的和想象中的被包围，以及击败其国际敌手——美国、英国和苏俄——中的任何一个或联合起来的挑战，有必要夺取这些富饶地区的大量资源。

在整个日本崛起的早期阶段，美国一直在为被他们视作门徒的日本欢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下述情况变得明显了：有胆量的“小日本”不仅勇敢聪明，而且是危险的，并有点站到魔鬼一方去了。到了1941年新年那天，两国有识之士已经相信，公开冲突仅是个时间问题。甚至连日本的朋友、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都无法找到银衬里(译者注——在魔鬼身上也能找到的一点点好的品质)。他在1940年11月14日的一封以“亲爱的富兰克”开头的写给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抱怨道：“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注定在某天要和日本摊牌，关键是早一点摊牌对我们有利，还是迟一点摊牌对我们有利。”

欧洲的进程，不可避免地给美国对日态度染上色彩，日本正在因与阿道夫·希特勒结盟而给自己戴上的手铐下艰苦奋斗，而大多数美国人把日本看得比魔鬼好不了多少。日本在劝说维希傀儡政府允许其军队进驻北印度支那上所采取的强硬方法，使本尼托·墨索里尼对待法国的有名的“背上匕首”相形见绌。所有的迹象表明，荷属东印度是日本清单上的下一个。美国不得不从日本与轴

心结盟的角度来考虑日本问题,因为对东京的援助和让步,事实上意味着对柏林和罗马的援助和让步。

中国问题,本质上是日美关系的试金石。中国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而大东亚共荣圈只是一个水分很大、糟蹋民主的概念,日本人从来都没有详细说明这神圣字眼的原则,只是吞吞吐吐地从地理上指明“大东亚”包括的范围。也许随着日本向外推进,它将包括一切交通能达之处。

日本人急于实现这个梦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宣称:“我坚信,对于我国的继续生存,牢固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绝对必要的。”

日本对美国有一大堆怨言,最抱怨的是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而不承认满洲国。美国以及欧洲诸强在亚洲的存在,是对日本的骄傲的经常的刺激。日本新闻界无时不在企图使这些管闲事者确信:日本终会把打开着的门摔在他们脸上。“日本必须搬开在远东的一切干扰其计划的因素”,有影响的《读卖新闻》写道;“英、美、法、荷必须要被强制离开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领土……”

日本不下几十次地对美国援助英国和英美合作大吵大喊地表示反对。理由是:第一,英国正与日本的盟国德意交战,帮助英国就危害了轴心。第二,日本认为美国支持英国,使不列颠的殖民主义残余在亚洲永存,因而使欧洲的可憎的国旗还在亚洲土地上飘扬。

日本的愤怒,也集中在美国对日出口的禁运上。到1940年底,华盛顿已砍掉了除石油之外所有重要的战争物资。而在1938年,美国只对日本实行所谓的道德禁运。1940年1月26日,随着美日1911年通商与通航条约的终结,实际限制对日出口的法律障碍消失了。从1940年7月开始,美国对航空燃料和高质废钢铁实行联邦政府出口许可证控制。1940年9月,日军进入北印度支那后,罗斯福总统最终宣布了向日本出口废钢铁的禁运。因此,当年年底日本带着对这些歧视性措施十分怨恨的心情,开始体验到了真正地

受折磨和恐惧的阴影。

东京与华盛顿还有一个老烦恼如鲠在喉，美国的移民政策把日本人拒之门外，并且不给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以公民权。

最重要的是，日本认为美国庞大的扩大海军的计划是针对它的。由于1940年春天美国舰队的大部分部署在珍珠港，美国海军已横站在日本的路。日本的将军们，认为这一部分海军足以威胁他们国家的生存。

自从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打开了日本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以来，两国有着极好的友谊与互利贸易的历史。但是，现在他们面对着面站着，像一对决斗者在行礼。对于这种形势，日本有一个不愉快的名称：太平洋的癌。

然而，日本人在拔剑出鞘之前先要用外交手段，如果他们能用和平方式使美国人在太平洋不动，他们宁愿这样干。为了谈判解决与美国的分歧，东京在1940年11月挑选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大使。野村在他干海军的长期的光辉的经历中任过许多要职，64岁时退休。当他还是驻华盛顿海军武官时，在一次旅行中和当时任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交上了朋友。更重要的是，野村在美国感觉安适，并珍惜他与美国朋友的友谊。很少有两个相抗争的国家，被这样两个均抱有良好愿望的人所代表，他们是格鲁和野村——两名“医生”，他们愿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医好“太平洋的癌”。

野村身高六英尺，赫然耸现在他的大多数同胞之上。1932年4月29日，他出席上海的一次庆祝活动，一名恐怖分子向一群日本要员扔了一枚炸弹，炸瞎了他的右眼，并使他的腿致残，从此他便瘸着走路。当安静时，他总在沉思，甚至有点焦虑。他的宽阔敦厚的脸上，经常带着愉快友善的微笑。日本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真诚的温和的人，思想开放，坚决反对侵略。他鼓吹和平与美国友好，因此在美国海军界也得到爱戴与尊重。